

叔寶換了新衣，來到後堂，重新見禮，秦夫人喜笑顏開。羅公看叔寶人材出眾，相貌魁梧，暗暗喝采，便叫：「賢姪，老夫想你令尊，為國忘身，歸天太早，賢姪那時尚幼，可惜這兩根金裝鐧，不知落於何人之手？諒你秦家鐧法，不復傳於後世了。」叔寶道：「不敢瞞姑爹，當初父親赴難時節，就將金裝鐧托付母親，潛身避難，以存秦氏一脈。後來姪兒長成，賴有老僕秦安，教這家傳鐧法。姪兒不才，略知一二。」羅公喜道：「賢姪，如今這鐧可曾帶來？」叔寶道：「姪兒在皂角林被禍，潞州知府認姪兒為響馬，這鐧當做兇器；還有馬匹箱子鋪蓋，認作盜賊，入了官了。」羅公道：「這不要緊，你將各項物件，並銀子多少，開一細帳，待我修書，差官去見蔡知府，不怕他不差人送來。」叔寶道：「若得姑爹如此用心，姪兒不勝感激。今有解姪兒的兩個解差，尚未回去，明日就著他帶書，去見本府，豈非兩便？」羅公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